

“我有状况，你来签字！”全麻手术前，长沙女子让闺密对自己负责 超越血缘的意定监护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欧阳婷

手术已经过去三个月，符卿的身体正慢慢恢复正常——而这场全麻手术让她印象深刻的，是在手术开始前，她放心地告诉医生：“万一我在手术中出现危险情况，她能作为我的监护人，配合签字。”

今年36岁的符卿是长沙人，与医生对话中的“她”是指相处了11年的闺密赵昭。由于关系亲密，两人早早就约好：“这辈子要为对方负责。”

没有血缘关系，也没有法律关系的两个人真能为“不清醒时的彼此”负责吗？近日，“杭州女子要卖房治病遭丈夫反对”的故事引起热议，也让“意定监护”的话题备受关注。那么，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申请“意定监护”？我们一起看看符卿与赵昭的故事吧！



扫一扫，参与网友讨论

与闺密进行意定监护公证

36岁的符卿与34岁赵昭都是长沙人，已经相识11年。2009年，由于关系特别亲密，赵昭搬入符卿家中，两人一起生活，互相扶持。

朝夕相处，符卿与赵昭的感情越来越深，之后两人更是实现了财产共享，还对彼此承诺：“这辈子要为对方负责。”

“我在建筑行业工作，看多了意外事故，难免会担心。”7月30日，符卿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很多时候，工人出现意外伤害情况时，他们的监护人不能及时赶到医院，导致得不到及时救治。所以，她与赵昭商量后，决定相互签署一份“患者委托授权书”——如果一方出现生命危险，另一方则有权进行手术签字。

就这样，符卿与赵昭各自签下授权书后，用手机扫描保存，以防万一。



(资料图片)

“这份授权书是我们自行写的，且只能用于医院。”符卿说，直到2017年10月，她在长沙市长沙公证处了解到，还有一种情况叫“意定监护”——2017年，实施的《民法总则》里指出：“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可以与其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，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。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，履行监护职责。”

“我们很符合意定监护公证的要求，将对方变为自己丧失部分或全部民事行为能力时的监护人。”符卿说，在咨询了长沙公证处后，她和赵昭决定一同进行公证。自此，赵昭不仅对符卿负有监护义务，也享有对她的财产和身后事进行处置的权利。

10年里，符卿与赵昭没有结婚，也不打算各自成家。2018年年底，由于身体不适，符卿被医生告知必须要进行一场全麻手术。当时，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，手术签字只有赵昭能够完成。

“按照我们的预想，如果真的出现了紧急情况，那么就给医生看我们互相签订的患者委托授权书。所以我们把意定监护的公证书扫描保存在手机里，拿给医生看就可以签字。”符卿说，2019年4月，她再一次进行手术，赵昭依旧陪在她的身边，“出于对我自己的考虑和对对方的考虑，我觉得作为我监护人的她可以为我做出更正确的决定”。

(为保护隐私，文中人物皆化名)



(资料图片)

■说法

长沙已受理7例意定监护案

余蓉（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公证员）

“符卿与赵昭是符合意定监护要求的。”余蓉告诉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，“意定监护”原本是《中国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中针对老年人的一项法律法规，但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后，“意定监护”的年龄限制放开了，变为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，可以与其近亲属、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，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。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，履行监护职责，这说明年轻人也可以进行意定监护公证。

余蓉说，自2017年8月起至今，长沙公证处共办理7例意定监护案例，其中，符卿与赵昭这一对毫无血缘关系的同性关系最为特别。但从办理案例来看，更多的是孤寡老人前来指定自己的旁系亲属作为自己的监护人。

“意定监护充分尊重了当事人（被监护人）的意思自治，让他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，提前确定最值得托付的人在将来作为监护人。”余蓉介绍，需要用到意定监护的群体有很多，比如孤寡老人或者子女长期在国外的留守老人、婚姻不稳定的人群以及LGBT（指女同性恋者、男同性恋者、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）群体等。

成年人进行意定监护无需征得父母同意

朱波杰（上海协力（长沙）律师事务所）

进行意定监护公证时，除了委托人要满足年满18岁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且要意识清楚，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的条件外，受托监护人如果是自然人，则要满足18周岁以上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经济状况良好、具有稳定的收入来源，信用良好、未列入失信人名单，身体良好、无重大疾病等条件。受托监护人如果是组织，则可以是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群众组织，此外还有民政部门，以及学校、医疗机构、妇女联合会、残疾人联合会、未成年人保护组织、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等社会组织。在双方协商好后，可以进行意定监护公证，而年满18岁的成年人不需要告知父母，有自主选择权。

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的规定，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顺序为配偶、父母、成年子女、其他近亲属及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，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，在没有进行意定监护公证时，符卿和赵昭的法定监护人是父母。

法定监护是替代决定制度，剥夺自我权利；而意定监护则是协助决定制度，尊重自我决定权。但是意定监护是与民事行为能力挂钩，所以在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，目前根据我国法律，还是暂且无法实现意定监护。

■资讯

《她们贷万元学舞，可蚂蚁星工厂状况不断》后续

1.68万元学费，商家同意全额退还

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讯（记者 陈炜）“谢谢你为我做的所有事情，真的很感谢！”7月24日，今日女报全媒体刊发题为《她们贷万元学舞，可蚂蚁星工厂状况不断》一文，报道了23岁女生李嘉（化名）贷款16800元在长沙蚂蚁星工厂舞蹈工作室报班学习，却经历“课程经常停，老师、内容换不停”的遭遇后，当日，李嘉就收到了好消息——蚂蚁星工厂舞蹈工作室同意退还学员全部学费。

随后，李嘉向记者发来一份写有“岳市监[2019]第069号”字样的“消费者权益争议终止调解书”。里面写道：“2019年7月24日，经我局（即长沙市岳麓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）梅溪湖所执法人员组织双方进行现场调解。经调解，双方达成一致意见：商家退还消费者16800元（于2020年7月24日前退款到位，退款方式为分12期退付，每期（每月15日）退款1500元，最后一期退款300元，共计16800元，双方对此无异议。）

